

「打小人」成爲行業

鄭家豪



每次坐電車經過灣仔鵝頸橋，很自然看看橋底打小人，遇有車上外國遊客，他們立即舉起相機，拍攝打小人的場景。在旅遊局的宣傳單張，「打小人」列入遊客觀光項目。

如今打小人已不限於驚蟄，現已不分節令，因此驚蟄過後，每日均點香燭，日日皆打，既是習俗，又晉升成爲一門小行業。不過，行頭十分冷門，不是人人可做的，不懂行規，不識怎樣詛咒，這就無從入門。拜神拜佛，有傳統儀式，宗教禮儀是一門專業。電腦程式、金融投資專業人才多的是，都是專業，社會地位差別可大，阿婆阿嬸替人打小人，街坊俗稱「拜神婆」，她們有她們的一套，一般人嘗試自己打小人打不成，聽說金融界也有人前往鵝頸橋底打小人，靠阿婆出手，國際金融高手，投資技能高超，但打小人也要求之於人。

「打小人」成爲行業，我是最近才知道的，過去以爲阿婆偶然出來擺檔，賺點買餸錢，改善伙食。這門行業雖小，不足十檔，從事「打小人」的阿婆阿嬸有十來人，但與其他行業一樣，有行規，有公價，有競爭，有客源，也受社會經濟影響，出現周期性的淡旺，是社會各行業的縮影。生意旺淡，跟隨社會各行各業經營狀況走動，經濟下調，打工仔凍薪，公司多是非，別無他法，打小人出口氣吧，便是「打小人」行業的旺季，俗語說「生意淡薄，不如賭博」，是同一意思。

據說今年的「打小人」市道淡薄，生意一般下跌兩成，物價上漲也影響行業，打小人用的香燭衣紙

及其他必需品，每份成本增加五元，打一次小人，收費約五十元，成本增加，收費維持五十元不變，實際收入下降，所以說「打小人」是社會經濟縮影。

局外人也許沒有想到，打小人也接訂單，其中一位檔主黃阿嬸去年驚蟄當日，收到二百多張訂單，單價總收入逾萬元，還有一批上門客，她喜出望外。今年一份訂單都沒有，靠做熟客及街坊生意。行內出現競爭，競爭對手是「過江龍」，無聲無息，突然增加七檔，都是內地人來搶食的，把客源分薄，料不到十分冷門的小生意，竟出現外來競爭，這些人可熟識情況，連鵝頸橋底一角都摸到了。

每見打小人的神婆一邊猛力打，一邊唸咒語，唸的是什麼？咒語是：「打你個小人頭，打到你冇氣無得透；打你個小人腳，打到你無鞋挽屐走……」神婆說打小人要惡毒。不過，亦有拜神求福、較爲平和的口訣，如：「街頭巷口打小人，打過小人行好運，打過小人大展鴻圖，打過小人升官發財，打過小人夫妻和順……」

人們打小人，各有原因和心結，學生求成績，主婦求家宅，少女求婚姻，指名道姓打阿甲阿乙的反而是少數。近十年，因丈夫包二奶打小人的增多，她們祈求丈夫回心轉意，與第三者分手。來打小人的多數是女性，也許女人心多事，一位女士認爲，打小人與拜黃大仙沒分別，她不會針對上司和同事，指名道姓會使自己折福，打小人只不過爲求心安理得。

灣仔鵝頸橋底打小人約三十多年前出現，爲何選擇天橋底？在鵝頸橋出售香燭十數年的東主表示，在三岔路口殺氣大的地方打小人會更靈驗，因此鵝頸橋底才會聚集這麼多人打小人。



桃花潭位於安徽省涇縣縣城西南四十公里處，在黃山之北，西接佛教聖地九華山，與太平湖相連。唐天寶十四年，詩人李白應涇州（即現在的涇縣）前任縣令且遷居於桃花潭的汪倫之邀而暢遊桃花潭，其間，汪倫常以自家釀的美酒款待他。臨走時，汪倫又來送行，於是李白寫下了膾炙人口的千古絕唱《贈汪倫》：「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從此桃花潭景區聞名遐邇，文人墨客紛至沓來，追尋李白蹤跡。後人爲紀念李白，在汪倫踏歌送別之處建造了「踏歌古岸閣」，在桃花潭西岸建造了「懷仙閣」。如今桃花潭已是國家4A級景區，自然景觀、人文景觀與古建築群交相輝映，步步有景，四季景色宜人，遊人如織，欣賞不盡那「踏歌古岸、東園古渡、桃潭煙波、玉屏滴翠、彩虹暉霞、嶙峋怪石」等勝景風姿。

金秋時節與家人到涇縣訪友，涇縣是皖南山區重鎮，因「皖南事變」而震驚神州。

桃花潭懷古

程劍秋

在烈士陵園巧遇闊別近三十年的學生陳君。陳君如今是涇縣中學的高級教師，已是桃李滿天下，事業如日中天。師生重逢，喜從天降，說不盡的校園往事與別後離情。陳君提議：「恩師何不就近去桃花潭一遊？」我從小痴迷唐詩宋詞，對神秘的桃花潭嚮往已久，該提議正中下懷，於是由陳君駕車向西南直奔桃花潭景區。皖南山區鄉間公路蜿蜒曲折，彎道重重且掩映於綠蔭之中。汽車宛若在迷宮中穿梭，若沒有駕輕就熟的導遊，切記謹慎慢行。約半小時便到達景區入口，映入眼簾的第一道風景線就是被命名爲「春」「夏」「秋」「冬」的四座首尾相接的遊廊，雕樑畫棟，有不乏讚美人間四季景色的詩詞美文。遊廊的兩側有供遊人休息的靠背椅，椅的外側密植有桃花樹、紫薇樹等珍貴樹木「編織」而形成與外景隔離的綠色界牆。遊人踏入其中，別有洞天，是人間！是仙境！不知今日身處何處？走出遊廊，前來迎接的是景區的遊覽車，引導我們參觀了清代文昌閣、隋代扶風會館、元代韃子樓、明代中華第一祠等名勝古蹟……終於來到了仰慕已久的桃花潭畔。



▲桃花潭一景

網絡圖片



▲桃花潭景區中李白與汪倫的雕像

網絡圖片

憶鄉間那些學校

陸琴華



我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打我記事時候起，大大小小的學校不能說像水稻粒似的到處都是，起碼那時村村都有，莊莊不缺，說學校就辦在我們家門口一點兒不誇張。

那時鄉下還沒有今天人們所說的幼稚園或者學前班，我到了上學的年齡了，等到開學的那一天，媽媽領着我來到一個連續有幾間屋的地方，對坐在椅子上的一個戴老花眼鏡的人說：「我孩子來上學了。」那個是校長的人就把我的名字、性別，以及年齡等寫在了一個本子上。據說我上小學的那個地方，本來不是學校，是一個土圍子，也就是解放前莊上一個大地主的大院子。大地主去勞動改造了，他的大院子就被政府改造成了學校。好像是我到了小學四年級吧，校長，還有老師把我們一個個從教室裏拉出來排成隊，說：「從今天開始，你們就要到路藍學校上學了。」路藍是個村莊的名字，這個村莊跟我所在的村莊毗鄰，說得俗一點就是地頭接地頭，近得很。我們上得好好的，爲什麼要過莊上學啊？我們一個個不情願，嘔着大嘴不高興。原來路藍這個莊子有小學五年級，還有初中，當時我所在的莊子只有小學一至四年級。

據史料記載，我們那兒先後有五個名爲路藍的自然村，民國時，只剩下湯路藍、居路藍和我附近的莊子陸路藍了。另外兩個路藍，由於人口稀少，自然村沒了。路藍學校當時的生源主要來自湯路藍和居路藍兩個自然村。說是兩個自然村，其實是個生產大隊，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如果說我所在村子的學校，僅有一到四年級，啥也不缺的話，到了由兩個自然村組合的學校可就有一定的規模了。老師多，學生多，教室多，就連活動場地也不少，比如有籃球場、足球場、乒乓球場。那時容國團和莊則棟先後獲得世界乒乓球冠軍的影響一不減，小小年紀的我心裏癢癢的，懷揣乒

乓球拍，整天夢想有朝一日登上領獎台。

那時的學制不像現在的長，是小學五年，初中兩年，高中兩年。等到我們在路藍學校小學畢業了，一個個又都打道回府，來到自個的莊子上初一了。原來莊上有幾個青年高中畢業回鄉，村幹部覺得這些知識青年一天到晚下地幹活委屈了，就讓這些回鄉知識青年做我們的初中老師。

距離我們比較遠的一個莊子，在解放前叫大水瓢，四周高，中間低，也就是地勢低窪，大雨大澇，小雨小澇，生活在這裏的人苦不堪言。新中國成立了，這個莊子漸漸成了金水瓢，年年都有人從這個莊子走出去當幹部，或者上大學的，就是到部隊當兵常常也是提幹的多。我讀小學時這個莊子有四、五千口人，等到我初中畢業了，這個莊子有了自己的高中學校。不像我上高中了，還得來到七、八里遠的公社中學，風裏來雨裏去。

我到公社中學讀高中那一年，我們莊的校長調走了，調到我們莊子的西北方向一個名叫大坊的莊子。名字叫大坊，其實這個莊子一點兒不大，人口不足百人，是個名不副實的莊子，一至五年級的學生加起來也就只有二十人左右。

記得我初中快要畢業，要照畢業照了，校長和班主任不以我們的教室或者校園做背景，而是讓我們到莊前選景點。那兒有一條河，一年到頭水流不斷，魚游淺底。兩岸呢，有林，有草，有花，當然仰望一望，還有飛翔的小鳥。我們在那兒照畢業照，一個個興奮和激動極了，似乎融入了大自然。

天還是那個天，地還是那個地，莊還是那個莊，一晃幾十年過去了，那些學校呢？先後人去樓空。規模小的莊子是這樣，規模大的莊子也是這樣，甚至我們這個有着五、六萬人口的大鄉，高中學校也在多年前消失了。往昔那些簡陋，甚至有些破舊、能讓我插上知識翅膀的學校只能在夢裏出現，原來那些跟當年的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一個個扎進城接受所謂的優質教育去了。



關愛與人道的角度講，在全社會大力宣導尊老敬老，既是必要的，也是應該的。

老年人，總體而言，是值得尊敬的，然而，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老年群體中，難免有些爲老不尊、倚老賣老的人，諸如老人倒地詆人、廣場舞擾民、老年人與青少年搶座位等負面新聞在內地時有所聞，至於「中國大媽」等更被塗上濃厚的貶義色彩。因而，近年來，老年人成了備受內地輿論聚焦、網友熱議的人群，更有甚者，居然振振有詞地提出一個「偽命題」——是「老人變壞了」，還是「壞人變老了」？如此這般，不說有失偏頗，也是以偏概全。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會老，尊重老人，就是尊重自己，每個人乃至全社會，都應當有這樣的思想認識和行動自覺。這一點，當下內地一些公共服務部門做得很是不錯。比如，不論你在哪座城市乘坐公車，車廂廣播時不時會播放給「老弱病殘孕以及帶小孩的乘客」讓座的提示語。但據我的體驗和觀察，老年人上了公車，熱情主動讓座的乘客不多，視而不見的乘

自尊者，人尊之

客不少，包括一些血氣方剛、身強體壯的年輕人。相反，有些人非但不願讓座，還要以種種理由，指責老年人不關心、不體貼工作忙、壓力大的年輕人，這多少有點「倒打一耙」的味道。

不過，有個問題，長期以來似乎被忽略了，就是尊重老人與老人自尊的關係問題。有道自尊者，人尊之，孟子說過「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可以這樣說，包括老年人在內，任何一個不懂自尊、不能自尊的人，永遠得不到、不值得他人的尊重或尊敬。我感悟，「自尊者」與「人尊之」，比較起來，有幾個隱性區別：「人尊之」是表面性的，「自尊者」是實質性的；「人尊之」是短暫性的，「自尊者」是永久性的；「人尊之」是客套性的，「自尊者」是理智性的。

如同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一樣，但凡常人，都希望得到人們的尊敬或尊重。年過六旬的我，自然也不例外。但以爲，「自尊者」重於「人尊之」，「人尊之」基於懂得自尊，換言之，懂得自尊在前，「人尊之」在後。可惜，這個道理並非人人都懂，尤其是少數老年人，總以爲受人尊敬、被人尊重是天經地義、理所應當的，於是乎，既希望贏得他人的尊敬，又不懂得、不注重自尊。相反，有些老年人，對年輕人頗指氣使，輕則動口，重則動手，這就太不理智了。

張桂輝

略舉幾例：鄭州一女生因未給一名六十歲左右的老人讓座，被對方拽住頭髮暴打。上班高峰期人多擁擠，北京地鐵十號線一個入關處，一名老漢爲擠開通道，將身前一女孩踹倒在地。今年六月，福州某公車上，一老人因身邊的女學生沒給自己讓座，就惡語中傷、破口大罵：「缺德、畜生不如。」九月，在南京地鐵三號線上，一位老漢見沒人讓座，就對一名女孩開罵起來，整整罵了三站路，還不停地用棍子敲擊車底，嚇得女孩旁邊三人都跳了起來，紛紛讓出座位，當女孩哭着下車後，老漢還在繼續罵……凡此種種，既是對尊老文化的褻瀆，更是對自身人格的糟踐。

前不久，我在內地某市公車上，但見身邊一群男生連說帶笑、坐而論道。公車前行兩站後，車廂裏已座無虛席，在剛上車的乘客中，有一位年齡與我相仿、體質明顯較差的老漢，不時向幾位男生投去祈求的目光，可是，男生們毫無反應。目睹此情此景，我默默站了起來，把座位讓給那位老兄，雖然我也是個兩鬢斑白的老人。車到下一站，上來一對老夫妻，想不到，原本身體不動、屁股不抬的男生們，主動站起，爭相讓座。

看到這一幕，我受到啓迪：老年人倘能自尊自重、立言立行，尊老敬老必將口口相傳、人人仿效。這樣，無論何時何地，老年人何愁不被人尊呢？